

感恩之旅

■ 韓良誠

一個人的一生，如果有機會遇到一位貴人，在他潦倒、無助時，以愛心改變了他的一生，或是在他生命危急時，自告奮勇，拯救他的生命，則是人生幸運之極致，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何其有幸，先父卻在在他坎坷又驚濤駭浪的一生之中，碰到比「一位」更多了一人，這樣的「貴人」。

兩年前(2006.6.18.)韓家在台、美的兄弟姊妹以及部份配偶共12人，為了對壩內次雄校長，這位在先父還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生時代，因為發動「同盟罷買事件」，幾乎已被判定開除學籍之際，以師生之愛，挺身袒護先父，使他免於失學的命運，進而使先父因而發奮圖強，加倍的努力、珍惜，結果以第一名畢業於總督府學校的這位偉大教育家，表示我們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恩與崇敬，因而前往他在東京品川區的法禪寺墓園參拜(詳情請看景福醫訊第二十四卷第七期—〈感恩之旅〉。就在同時，我們也一直在想盡各種辦法，並尋找多種可能的管道，希望也能夠向明石真隆教授——熊本醫科大學學長(校長)——這位先父的救命醫師，又是做人做學問的恩師，表示我們身為人子的景仰與謝意。當年先父因為仰慕他，同時也受到他多年來潛移默化的影響，因而在1935-1940年間，毅然決然的暫時放下門庭若市的醫業，攜家帶眷地前往日本，追隨他攻讀博士學位。但不幸的是，在1939年冬天，三妹淑真還在嬰兒期時，先父因為過度操勞，加上身處異鄉，又因研究上求好心切，引發上消化道大量出血呈虛脫現象，脈搏加速到200以上，陷入高度昏迷，不省人事時，在其私人明石內科醫院(即目前在台灣所稱之「內科診所」)全力搶救，主治先父，以教授之尊

在沒有住院醫師之下，不分晝夜，不眠不休全力搶救，終於轉危為安，而救活了先父的，就是這位我們尋找多年的明石真隆教授。

先父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第一年，因為台南醫院內科沒有出缺的員額，於是先受聘於台北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內科，受吉田坦藏、小島齋二兩位教授指導，第二年1919年得知台南醫院內科有一個缺額，於是請求恩師堀內校長推薦，順利返鄉，進入台南醫院內科服務，因而有四年多的歲月，受教於明石真隆博士。

現在的年輕醫師比較難以想像的是，當時最初進入台南醫院，能擔任的職位只是「醫務助手」，在工作性質上可說是比目前的「應當先生」還不如的，因為醫務助手只能做抄處方、檢查大小便，以及問病史等工作，並無法負責診治病人。當年編制上的「醫務助手」，上面還有醫官補、醫官以及醫長。如此的制度，以先父的個性，叫他一輩子做這些不像醫師的，單調、刻板又無挑戰性的工作，可能會覺得「無法學以致用」。於是有一天他鼓起勇氣，大膽的向明石真隆院長請求有「診察權」，可以獨立診治病人。起初先父不但不敢奢望，還有被罵的心理準備，因為當年一般說來，日人醫師中，不少是有民族優越感的，認為台灣人是他們統治下的次等公民，但出乎意料的，先父向他表明態度之時，明石院長不但馬上答應他，可以讓他主持一部份住院病人的診治工作，更進而答應，如果門診病人有人願意由先父診治者，也可以負責診治。有關這段往事，在《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中，著者莊永明先生有如下的描述：

「明石院長如此『破天荒之英斷』，院內有人表示不信服，不僅日籍醫師有所煩言，日籍護士也心存輕視之心，有意杯葛，讓他難堪，韓石泉當時的處境很是尷尬，也怕辜負院長善意，但是他還是不顧一切，憑著實力以赴，用事實來證明自己確有能力擔任診治工作，更重要的是要讓日本醫師刮目相看，證明台灣醫師是不會比他們遜色的……」。「韓石泉在日籍同事之間，始終抱著不亢不卑的態度，周旋其間，以不辱台灣人尊嚴為信念，而且對醫務的投入十分專心，終能獲得多數日人尊重」。這種台灣人「榮任」醫官補的事，在台南醫院內科史上，以韓石泉為第一人，外科則有王受祿，耳鼻喉科是陳德智。

記得我們兄弟姐妹小時候，有時碰到問題，不敢面對嘗試，甚至逃避時，先父常以明石先生提倡的「事上鍊磨」鼓勵我們。先父一生從醫濟貧、以病人為中心，並且，仍然不忘不斷地進修與研究的態度，留給我們五個醫師兄弟的「身教」，也可說是得自於明石醫師。八十多年前明石真隆院長因行政事務煩多，常向先父提起，嗟嘆缺乏研究經費與時間。但是，畢竟他還是一位研究心很強的「日本本土外之邊遠地區」學者型醫師，在台灣期間，對台灣風土病投入很多心血研究，當年的「日本內科全書」中，有關瘧疾及阿米巴篇，就是由他所撰寫，難怪他辭職台南醫院返回故鄉，旋即被聘為熊本醫科大學教授，不久又被推選為學長(校長)，可見他的真才實學，獲得日本學界的肯定。因此也可以了解，先父為了師事明石校長，以39歲「高齡」，攜家帶眷的，包括四個小孩(兩位家姊、家兄和我)，一家六口於

醫科大學明石內科研究室做研究。研究生涯中常常日以繼夜不離研究室，因而被日本同事稱為「不知疲倦者」，也因此，於論文接近完成時(1939)，忽然大量上消化道出血、休克，並陷入高度昏迷，不省人事。所幸明石教授主治得宜(包括輸入先母的O型血400cc，先父是B型)，救活了先父，住院兩個月後出院。因此明石醫師可說是先父醫學校畢業後的救命「貴人」，但也可見當年的醫學，治療消化性潰瘍所需時間之久，也可以推想，當時先父的上消化道出血，確實非常的嚴重。

如今回想起來，在我們兒時以及中學時期，於日常生活中，先父常以明石醫師的言教與身教教導我們，甚至在進入醫學院之後，因為我常常利用寒暑假跟隨父親學他看病，當年他也會以得自恩師的點點滴滴，以及分析病情的方法、倫理的思考，來教導我、引導我，這也是我一直不敢忘懷先父之恩師的原因。更何況，先父常常提醒我們兄弟姐妹：「你們在有生之年，絕對不可忘記明石先生在我身上所施的恩澤」，這也是我們全家會一直盡全力尋找明石先生親人的原因。

至於尋找明石教授的前前後後經過，要不是鏗而不捨地，加上「機運」，再加上「上帝的指引」，恐怕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因為畢竟，他是1882年出生的人，更何況，他只生了一個已經出嫁又是改姓矢田部（從夫姓）的女兒——矢田部百合。

兄嫂李慧嫻醫師在2006年1月15日，拜託Hawaii Pacific Press，以日文刊出「尋人啟事」，結果有一位久保內美知子醫師來電談起

，說她就讀日本東京女子醫大時，曾經聽過有位明石博士，「曾經是台灣一所醫院的“院長”，也在日本當過“校長”，至於其他則不知道。

去年(2007)李醫師曾在Hawaii的一所Cafeteria和Fukami Thompson喝咖啡時，有機會和鄰座的阪口薰雄先生交換名片(熊本大學副校長)，聊起來這才知道，他是全家來自日本熊本，準備在夏威夷主持兒子的結婚典禮的醫學院教授，於是立刻捉住機會，請他代找明石先生，心想成功的可能性很高，但阪口先生雖然努力尋找，最後還是空盼望一場。

兄嫂有一位「台南花園小學校」的日籍同學吉澤久子，和她通信時，也曾經提到有關「尋人」的事，雖然這位小學同學(76歲)目前住在九州宮崎縣，但是她知道之後，居然很熱心的自動前往熊本，在電話簿、醫師公會名簿…等，不停的找，不停的打聽，但還是找不到「明石真隆」其人。最後她前往「戶口登記事務所」，終於真的找到了「明石真隆」其人！可惜的是，如果要進一步要求事務所人員提供其他的資料，則這位公務員會觸犯Privacy Act，因而拒絕提供進一步資料，這一條線索到此也是無功而退。另外，家兄也曾請同業的學人，大阪府立大學數學系的米田薰教授代尋，他在日本的網站查過之後，建議向熊本大學的「熊杏會」（類似台大景福會）查詢，但明石先生畢業於京都大學，因此熊杏會當然查不到。此外，吉澤久子也親自去熊本大學醫學部查，結果查出全日本有兩所「明石醫院」分別在福岡和京都，於是又親自去該兩所醫院打聽，但結果還是白跑「兩」趟。

最後，住在鹿兒島的弟媳阮琬璵，目前是在當地的「鹿兒島教會」司琴，最近該教會的牧師出缺，有一個星期天，剛好有一次由一位來自熊本錦之丘教會的川島直道牧師代為講道，弟媳就請這位牧師代尋。川島牧師返回熊本之後，立刻跑去問目前住在安養院，92歲的河北治子女士（其先夫為內科醫師），她介紹牧師可以試試找熊本縣前醫師公會會長，已退休的柏木明醫師。事有湊巧！柏木醫師也剛自明石真隆教授的養子之子明石隆吉醫師工作的Health Care Center退休（2007年6月）。

找人的事至此一切才「大功告成」，此後掃墓的一切聯絡，就由精通日文，曾經在東京大學數學系擔任過客座教授的家兄「聯絡」、「安排」了。因此如果說，第一次對堀內校長的感恩之旅是由旅居國外的二嫂和目前在國內的我和舍弟良俊所促成，則這次明石教授的感恩之旅，則是由旅居國外（美國）的二嫂二兄，以及弟媳阮琬璵（日本）共同努力而達成的，至於旅日的安排，則由在台北的良俊弟媳（城滿惠）處理聯繫旅行社事宜。

我們兩代家人共十一人（滿惠亦邀其次子意勤、次媳名汝特別參加）於四月五日抵達日本，四月六日中午被安排在熊本市日航旅館四樓，面對近在眼前的日本四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建於1588-1607——另有諸多傳說）享用午餐，並接受柏木前醫師公會會長精心策劃，事先安排的媒體記者招待會。

首先由柏木明先生表示歡迎我們前來日本，並表示，在這世風日下，不知感恩，只顧眼前現實利益的日本社會，會有來自台灣，想對其先父的日本恩師表達感恩的後代子孫之用心，對日本社會一定會是一件非常有益的社會教育，也令他內心非常的感動。接著由明石隆吉醫師和家兄，相互談到對祖父與父輩的懷念以及他們過去的點點滴滴。約在下午兩點大家一起前往熊本市內黑髮的墓地參拜。墓地座落於黑髮的半山腰，可以鳥瞰熊本市，景色非常優雅，在整齊劃一的墓地，到處有正值盛開的櫻花，地上則有計劃的種有各類的草花，亂丟紙屑、飲料罐……，這也算是優質的日本民族性，以及日人後代子孫對先人的尊重和懷念罷！

在墓前明石先生家屬，把自己帶來的蠟燭和香柱點完火之後，我們一起齊唱日文的「仰げば尊し」(仰之彌尊)表示對先人的懷念和尊敬。在場唱完歌，我看到家屬紅著眼眶，我也不情不自禁的潸然淚下，久久無法自己，心中除了感恩，還是感恩。隔天，「熊本日日新聞」的記者中村勝洋在2008年4月7日的該報，有一篇題為「向日本人恩師感謝」之報導，標題上下另有「其先父於戰前曾來熊本研習醫學」及「台灣人遺族前來熊本於該恩師墓前禮拜」兩行副題；且也刊登了兩張照片，一為明石真隆醫師遺照，另一為韓家家人在墓前合唱「仰之彌高」的情景。

在返回旅館的交通車上，我心想：在那沒有住院醫師制度，又無畢業後繼續教育的年代，大部份醫學生畢業後都是自行開業，自行在痛苦的失敗中摸索的。而先父有幸，在台灣也在日本，都有機會接受了恩師將近十年的教誨，也使我在先父身上以及間接地從明石真隆醫師，比別人更有機會學到更多的「醫道」。因此如果先父和我們兄弟在台灣醫業上有少許的參與，或是在病人身心的痛苦和折磨上有少許的幫助，我們兄弟都不敢忘懷這位恩師，更何況如果不是在先父生命危急時救活了先父，則恐怕先母、兩位姊姊、家兄和我以及在日本出生的良俊、淑真，其後的命運必是截然不同的，也不可能再加添四個弟、妹，使我們有機會一起過前半生的記憶中非常快樂又溫馨的童年了……。



日治時代歷任台北醫專教授、台南醫院院長與日本熊本醫科大學教授及校長等台、日醫界要職的明石真隆醫師(1882-1966)。



2

2008年4月7日的熊本日日新聞對此行報導之部分剪報。上圖為韓家家人在明石院長墓前合唱「仰之彌尊」的情形。圖中左三為筆者、左四為家兄良信教授、右一為明石院長之孫明石隆吉醫師、右二為兄嫂李慧嫻醫師、右三為弟媳滿惠、右四為家姊淑馨、右五為舍妹淑真、左一及左二分別為滿惠之次媳名汝及次子意勤。



筆者與家兄良信（左一）合影（舍妹韓淑真提供）

3



亡父、戦前に熊本で医学学ぶ
「日本人恩師に感謝」
台湾人遺族が来熊、墓参り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で父を失った韓家の遺族が、父の故郷である熊本を訪れ、父の墓を訪ねた。父は戦前に熊本で医学を学び、日本人の恩師に感謝の意を表すため、台湾から熊本を訪れた。遺族は父の墓を訪れ、父の功績を語り、感謝の意を表した。

韓家の遺族は、父の故郷である熊本を訪れ、父の墓を訪ねた。父は戦前に熊本で医学を学び、日本人の恩師に感謝の意を表すため、台湾から熊本を訪れた。遺族は父の墓を訪れ、父の功績を語り、感謝の意を表した。

感恩誌



筆者（右二）兄嫂李慧嫻醫師（右一）、家兄良信（右三・屈身者）與明石隆吉醫師（左一）攝於明石真隆院長墓園（舍妹韓淑真提供）

4